

# 一個巴黎中文老師的體驗

謝芷霖



## 生命中的偶然

轉眼間，來到法國已將近十五載，果真是光陰似箭，還未看清路上種種風景，十數年的青春歲月已然在這異國的土地上流逝不見。再細數這些年來做過最長久的工作，要算是中文老師了。踏入華語教學這一行完全是偶然，剛到巴黎一年多，聽認識的友人談起，當時的巴黎華僑文教中心需要培養新的中文老師，暑期學生夏令營也需要義工老師幫忙，沒有多想，便參與了夏令營活動，也自告奮勇接下了高級班的中文教學。其實只有幾天簡單的課程，加上最後規畫小朋友的戲劇發表，沒想到這一教，便一頭栽進了華語教學的世界，到今天已是十三個年頭。

從開始的青澀摸索，到今天有點小小的資歷，一路皆是湊巧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不但持續地教了下來，還教到成了小小專業，真是始料未

及。以前教的小學生，現在已是成熟的大學生，甚至在十三區的中國餐館吃飯，還有以前教過的學生剛好打工當服務生，畢恭畢敬來打招呼，殷勤服務我們這一桌絲毫不敢怠慢，讓我嘗到做老師的「特權」，只不過以前的小毛頭長那麼大，我早就認不得了，看著眼前禮數周到的學生，實在是不能相信那曾經是自己教過的小毛頭，也僅能私自慨嘆「真是老了」！有時候，走在路上或參加有台灣人配偶的聚會，也會有熟面孔來打招呼：「謝老師，我是你以前成人班的學生……」這種情況下，要是還記得中文名字亦罷，最怕的是名字也成了混雜繁星的一部分，怎麼也想不起來，就只能陪笑道歉了。

很多人問我：「你的學生年齡層如何？背景如何？」我每次都不知從何答起。教過的學生年齡從四歲幼兒到退休六七十歲的成人都有，有學生，有退休老師，有開餐館的，有電腦工程師，



也有警察；有華裔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，有混血兒，當然也有歐洲人美洲人亞洲人，法國、希臘、俄國、西班牙、巴西、英國、美國、日本、韓國，各國人種都碰過。在巴黎這麼國際化的都市，其實這樣的情況也很正常。

## 曾經是菜鳥老師

第一年還是菜鳥老師時，接了郊區中文學校的兩個初級班和一個幼幼班。我其實在台灣時教過兒童英文班，也接過家教，擔任過社團指導老師，不算對教學沒有經驗。可是，對著不會中文的一班學生，要怎麼讓他們慢慢學會中文的聽說讀寫，又要嚴格又要上課有趣不無聊，所有的課程，都得預先準備設計好，流程更要事先想好，才不會臨場手忙腳亂。那時雖沒有到像一般公立小學老師寫教案的地步，還是私下把教學的安排進程都做了簡單的筆記。幼兒班是四歲到六歲的小娃兒，連寫字都還不太會，上課目的只是讓他們有個聽說中文的環境，也慢慢把注音符號和一些日常生活字彙，加進課程中，讓他們不知不覺融入中文。但是這個年齡的小朋友，要他們兩小時內乖乖坐著聽課，那是絕不可能的，又有多達三十個學童，只要有一個人吵鬧，全班就會亂成一團。所以要教這一班，老師得「十項全能」，要帶他們唱歌、跳舞、做遊戲，還要教他們畫畫、做卡片、折紙、勞作，碰到特殊年節，還要說故事，最好還能把配合節慶的食物、道具都準備好，學生才會更有興趣。而所有的活動都要能跟「學中文」扯上關係，只是不讓他們覺得他們正在學，最好是每次上課都玩得很高興，玩一玩中文句子就自動跑出來，那我們做老師的可就太欣慰了。那時候，有兩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有一對小兄弟一起來上課，弟弟年紀真的很小，還黏著媽

媽放不掉，頭三次來，簡直是哭得要命，彷彿生離死別似的哭，可以大哭上半小時。後來漸漸不怕了，哭的時間變短了，最後變得很喜歡上課，尤其黏老師，常常自己做些小卡，畫張小圖，下課後不敢自己拿來，一定要媽媽陪著來送給老師，即使再累，看到他的小心意，我也感動地心都要融化了。另外一件，則有關於小朋友的超強學習力。每次上課前，我都會把自己錄好的整本書課文播放給小朋友聽，希望他們能夠熟悉中文音調和發音。有一回，因為有人踩到電線還是怎麼樣，錄音帶中斷了，沒想到全班小朋友竟然自動自發地接下去念，一字不漏背完整本書！天啊，我從來沒有要求他們背過書，沒想到只是這樣反覆聽，他們就自然學會了！小朋友的學習力吸收力之強，令我驚訝不已。

那時最糟的是初級班，大部分的情況下，學校都會將年齡分層，小學生和中學生基本上不會排在同一班。不巧我那一年教書，由於學生的時間排不出來，有一班竟然出現五歲多的小朋友跟十五、十七歲的青少年同班上課的情況。令人傻眼。後來只得採取分組分級的方式，對不同年齡層施以不同的教法解釋，作業與要求也不同等級。這一班學生其實都蠻乖，只有最大的那個學生，上課總是遲到、缺課，一直說話打擾別的同學。但是我可以感覺到其實他是非常缺乏自信的小孩，也很需要大人的注意和鼓勵。家長也許都很忙，沒時間照管他吧，所以我也隱約感到他需要有人告訴他什麼事該做，該怎麼做，什麼事不該做。雖然我都儘量鼓勵他，也盯著他做作業，但有時還是得嚴詞糾正他，要他遵守上課的秩序。我看起來真的是個不兇也不太會大聲的老師，沒想到，有一回上課，這個學生又壞習慣附身，一直不斷說話打擾別人，還一直做別的事，屢勸不聽，後來我真的火大了，用非常高聲非常嚴厲的語調對他吼：「要是不想上課的話就出去，不要在那裡打擾別人！」

全班都傻了，我也被自己的氣勢嚇到了，他一下子臉也掛不住，就收拾書包出去了。下課後，我還很緊張地告訴校長這件事，想說這個學生會不會從此以後就不來上課了，校長安慰我，告訴我學生的家庭背景，但也說中文學校不是義務教育，如果這麼不願學，這樣的學生不來也罷。可是畢竟是自己的學生，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，罵是罵，仍舊十分掛心。擔心了一禮拜，隔週的課，這名學生若無其事回來上課了，態度也明顯收斂了。我突然明白，他從小到大可能父母從來沒時間管他，他其實多麼希望有人能注意他，給他規定，管教他。而中文學校的老師，或許是唯一會婆婆媽媽管他念他教他的人，他就算學得不好，也還是會心甘情願地回來上課，因為這裡是有關心和溫暖的地方。而這樣的學生非常多，很多開餐館的父母，每天恐怕見不到小孩幾面，如果又有離婚、生病等家庭變故，小孩在學校的行為馬上就反應出來。有的小孩突然變得反叛，有的突然滿口髒話、態度不屑，通常就是家裡出了問題。一般法國學校的老師似乎沒有像我們那麼雞婆，或許也有和華裔家長語言不通的問題，中文老師常常成了第一線找家長溝通的人。

## 鼓勵學生思考

不過，這種同時關心小孩成長背景的教學態度，在台灣或亞洲社會如果算是稀鬆平常，在一般的法國院校可就有點異類了。曾經在一所天主教私立高中附設的Classe préparatoire pour HEC（法國高中會考後，如要考最好的商業高等學院，都要進這種學校就讀，通常得準備兩年才考得上理想的學院）兼過中文課。這種程度的語言考試，如果選第二外國語程度（langue vivante 2），又是中文的話，已經非常難，所以能考的學生自然也少，以那一年出爐的統計，前一年度的

中文考生在大巴黎區只有24名。所以學校也是當學生有需要時，才請老師。結果我去了一看，只有一名學生，真是一對一優質教學了。這個學生是出生在華人家庭，母語為華語的中國人，只是因為生長在法國，所以讀寫程度差，說話也不算太流利，但是也非得起碼有這樣的程度了，才有條件準備商業高等學院入學第二外國語的考試。這個考試最難的部分應該在申論題，申論題通常都必須分析社會現況，然後再論述自己的想法，寫作能力不好是寫不出東西來的。問題是，在這裡學中文的學生，大部分能把中文字正確寫出來已屬難能可貴，還要把一篇短文寫得可讀、流暢，那可是難上加難。唯一的辦法是從基本功練起。作文要寫好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，還要能用簡明的字句，條理清晰地陳述意見。除了多讀書，多思考，多練習發表意見，沒有別的辦法。我那時暗忖，這個年級的學生，也有十八九歲了吧，成年，也算是大人了。沒想到，接觸過後才發現，其實他們只是看來像大人，事實上整個思想都還不夠成熟，有時甚至非常孩子氣，對未來也沒認真想過，自然也不擅於表達自己對現今社會的看法，即使用法文都不太行，更不用說中文了。對我來說，這樣的狀況，得從根救起，也



就是除了一般的語法閱讀訓練等等之外，還得鼓勵學生思考，並且用言語有系統地表達出來。訓練表達，當然得從學生有興趣的部分下手最有效，於是我也開始試著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，對未來的夢想，目前學習的困難處等等，好激勵他針對自己的長處發揮。學生一開始對我的詢問還吞吞吐吐，似乎不大相信有老師會關心他的興趣和想法。後來我才慢慢發現他對中國現代史的強烈興趣，就加強了這部分閱讀的比重。在他為考試低分喪氣時，用他對未來的夢想來鼓勵他努力下去，還教他怎麼分配時間讀書複習，怎麼補救自己的弱點科目，卻不犧牲拿手科目的優勢。有時簡直就像個婆婆媽媽一樣，關心他的生活和作息。總是覺得不能只做個教書匠，而是人師，希望能透過教學，培養他看世界的不同眼光和胸襟，我自然要先瞭解他這個人，才有辦法因材施教。反過來說，學生有了自信和看世界的不同眼光，才能發展出獨特的想法，也才能把創見透過語文，反應在作文論述上。有一陣子，他因為情緒不穩，翹課遲到，我除了跟教務處的秘書反應，也跟學務長約談，想多瞭解一下學生是否家裡出了什麼變故，或是最近遭遇了什麼狀況。不過，跟學務長會談後，我馬上發現他的不自然，對我的關心也是三言兩語帶過。或許，在法國學校裡，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是不需要那麼密切的，書教好即可，不必介入那麼多。這也算是文化差異的一種吧。

如果是教成人的話，教學方法自然又大不相同。成人需要有系統的語法解釋來幫助他們理解，所以老師也必須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方式，把語法理論歸納整理出來。假如懂得學生的母語，那麼在教學時就比較能用對比的方法，讓他們瞭解兩種語文的相異處，也比較能抓住他們學習的弱點，學生容易犯錯的地方，通常就是因為他們本身的母語沒有類似的對照點。本身喜歡學語文

的我，也常常在幫助學生的同時，享受到教學相長的樂趣。譬如教法國學生和英語系學生時，有一些教學重點就不一樣，學生有困難的地方也不盡相同。本身學過多種語言的學生，學起中文來，通常也比較容易。

## 教過法國人讀「靈山」

一般成人中文的小班教學，一星期只有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的課，一學年從十月到六月，沒有多少課時，放完長長的暑假，學生回來上課，前面學過的東西已忘掉一半。通常學生如果沒有到中國或台灣密集進修，又沒有接觸中文環境機會的話，學習成果相當有限。以我的經驗來說，學習成果最好的，還是公司在職訓練體制下，一對一的中文課。在法國的公司行號，所有的員工都享有在職訓練的福利，舉凡語文學習、表達技巧、放鬆減壓、電腦程式運用，只要是能跟工作領域扯上一點關係，提升工作效率與能力的，都可以向公司申請在職訓練課程，由公司核准後負責找老師，費用也由公司負擔，而公司可向政府申請減免稅額。英語課程自然是最最熱門的課種之一，因此專門的語文中心也應運而生，通常在英語課發展到一定規模後，也會逐漸加入其他語種，回應公司不同的需求。近十年來，對中文課的需求也漸漸增加。不過，通常能要求學中文的人，在公司都有一定的層級，由於得面對華語客戶，才有權力要求中文課，而且因為有勇氣學的人不多，常常也都只有一到三人，對公司來說費用高昂，結果我面對的學生常常不是公司老闆就是總經理一類，偶爾也有資淺一點的員工沾光一起上課，但是可能由於公司預算的關係，而上不了太久。另外也有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學生，或是即將外派的年輕員工。踏進這個特殊的教學領

域，也是相當偶然。2001年，在朋友的介紹下接受了一家語言中心的面試，便一路教了下來。這種形式的中文課比較自由，教材可以由老師跟學生一起商量決定，學生也可以要求加重聽說的訓練而減少讀寫的分量，畢竟以對工作有助益為前提，當然是立竿見影的部分比較重要。主題自然也 and 一般的團體課稍有不同，商業、訂旅館、打電話這類實用的情境對話，就變得相對重要。另外就是挑戰性高，老師的教學如果不夠好，要公司續約自然很難。不過假如公司小氣的話，學生可能學個一兩期就因為公司預算不夠而被迫停學。當然，這麼多的學生裡，也有例外的情況。我的第一位在職訓練中文課學生，由於負責大陸的客戶，可以一學就持續三年半，直學到他外派亞洲為止。這個學生本身是法國的名校出身，又會數種語言，學起中文來也是相當有天分。他從最基本的注音、拼音開始學起，腳踏實地從正體字入手，之後才慢慢對照簡體字，加上自己努力勤讀，三年的課程後，我們甚至一起讀過一小段高行建的《靈山》（出於對諾貝爾文學獎作者的好奇），許多成語故事，蘇軾的詞，李白的詩，還有為了明瞭「孝」字的意涵而讀的幾段論語。他那時為了有系統地複習所學詞彙，自己用電腦整理出一本詞彙庫來，相當方便好用，我看了目



瞪口呆，直跟他說可以拿去出書，那不知能造福多少中文學生。他外派新職位前，在大陸客戶那裡有場告別演說，比較好玩的是，因為工作的監督性質，他一直刻意隱瞞他學中文的事實，雖然客戶有人懷疑他有學，卻也摸不清他的程度。結果，那場演說像往常一樣以英文起了頭，然後他向翻譯擺擺手示意後，便繼續以流利的中文接下講詞，內容是我幫他修改潤飾過的，他也在課上練習過，所以我知道水準如何，他描述，當他講完下台，真的是所有人都愣在那裡，說不出一句話，簡直像是投了一顆炸彈般，大家都震驚不已，翻譯坐在旁邊嚇了一大跳，發現自己的多餘。我們師生兩個倒是在課堂上笑得神采飛揚，彷彿一道經歷了一場盛大的合謀。這個學生教到後來也教成了朋友，跟他全家大小，相處融洽，我自己的婚禮，他們夫妻倆是主桌的貴客，他們也趁駐韓國工作期間，特別到台灣旅行。接風的晚餐，我爸媽也在場，連非常害怕跟外國人講話講不清的媽媽，也對他中文之好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整晚對著他說不停，快樂極了。有這樣特殊的教學經驗及師生關係，的確也是這些年來最彌足珍貴的一頁。

跟成人班學生的互動，如果持續好幾年，真的會建立起某種友誼。有了感情就有了牽掛。假如學生發生了什麼事故或生了重病，做老師的也會悲傷不已。像前幾年教到一個有博士學位的高材生，他有些木訥，但是很認真。第三年的課程開始，答應來註冊上課的他卻沒消息，發了電子郵件給他，也毫無回音，我直覺有什麼問題，卻也不知從何打聽起。只想他也許事情太忙，換了工作什麼的，不克前來上課吧。沒想到三個月後突然接到一封從他的郵箱發的信，卻出自他母親之手。他母親說他已因皮膚癌急速惡化去世！整理他的東西時發現我給他發的信，想到他對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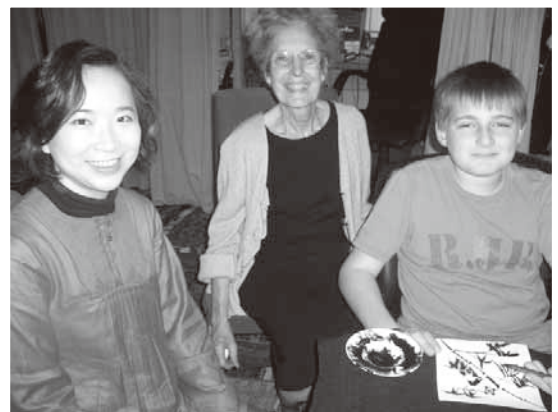
中文的熱愛，想到他病中還不斷念著出院後要趕快回去上課，想到他描述多次的老師同學，覺得應該告訴老師這個消息，彷彿為兒子未竟之事解釋似的，也希望我能去參加他的告別式。我讀到這封信時整個人震驚無言，有好一陣子腦中一片空白，怎麼樣也無法把一個還未四十歲的年輕生命與死亡畫上等號。真希望這只是一個惡質的玩笑。然而這卻是無法逃躲的殘酷事實。完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我，像是被人當頭重擊在地，好多天消沉慨嘆，悲生命之無常，傷青春殞落之不堪。他的告別式我特地趕去，見到他眾多的家人朋友，向他母親鄭重致哀。他母親見到我就像完成了某個誓約般鬆了口氣，我這才發現中文課在他兒子生命的最後兩年佔了多大的份量，沒能繼續上課於他又是多大的遺憾。而最大的遺憾還是，在他還來不及告別，就得匆匆與世界揮手，生生撕裂。生命在病痛前，何其脆弱，而我們以為可揮霍的人生，又是何其短暫！

面對學生死亡的消息自是震驚心傷，但是最煎熬難忍的，卻是面對學生的病痛。

## 也當過家教

三年多前又是因緣湊巧接了一個家教。通常我是不大喜歡接家教的，一方面是因為我喜歡有申報有薪水單的正式工作，二方面是不喜歡家教不穩定及缺乏保障的工作環境。那次是因為一位文教中心的中文老師同事即將遠嫁美國，臨走前找人代課，把她原本的所有課時接下來。她問我能不能接個家教，我跟她說明了不接家教的立場後，她還是拜託我一定要至少去一次，再決定要不要拒絕，還直稱讚家教的學生。我覺得奇怪，她也才不過去教了兩個月吧，沒上過幾堂課，為什麼那麼堅持一定要我把課時接下來呢？學生有

什麼樣的魔力，那麼吸引人？我勉為其難去上了一次課，果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組合：那是一對美國人祖孫，奶奶和小孫子，因為爺爺以前是外交官，他們在泰國時，曾經上過那裡的中文學校學過中文！孫子的爸爸和捷克人媽媽，一同在法國開餐廳。一家人每個成員都會好幾種語言，這個小孫子除了英法雙語毫無問題外，中文不但學得快又好，發音更是幾乎沒什麼外國腔調。奶奶不但見多識廣，待人又誠懇有禮，看得出來十分注重孫子的教養及教育。我只去了第一次就招架不住，這對祖孫學生的魅力完全無法抵擋，我也說不出拒絕的話，從此一教就教了三年多，直到現在。與這對有畫畫天分又超級有創意的祖孫學生上課，真是樂趣無窮，他們總有無盡的新點子，也激發我許多教學創意。我們一起學過書法，做過書法配插畫的卡片，他們自己試刻過印章，我教孫子寫過小詩，還把寫好的詩拿來唱，要不就是把現成的兒歌填入他喜歡的新詞譜成新歌，錄製成禮物唱片。他們背過唐詩，學過數來寶、繞口令，還編過好幾幕的火龍家族故事劇，兩人興高采烈做道具配樂演出，一人分飾多角，也演得熱熱鬧鬧，一旁還有爺爺幫忙攝影紀錄呢！最近的這次耶誕節，除了像去年那樣製作



一本禮物書送給爸媽之外，更配合孫子的吉他課，讓他自彈自唱自己換了詞的幾首歌，連我這個老師都一起玩得很高興！去年孫子學校的中文作文比賽，我教他把暑假的雲南大理行寫成遊記，再配上照片，還研究怎麼排版比較好看，玩了好幾個星期，果然得了前三名大獎回來，他也樂不可支。令人難過的是奶奶從去年以來就為病痛折磨，而且每況愈下，從剛開始偶爾無法跟課，到後來必須臥床休息，她才告訴我她是肺癌復發，四年前醫生便已宣判她只能再活幾個月，沒想到後來奇蹟似地病癒，她又多活了三年多，直到最近才復發，她已經很滿足也很感謝天主了！我聽了只覺得上天真不公平，像她這樣生活規律健康，又天性樂觀處事積極的人，怎麼偏偏得承受不治之症的磨難呢？她做化療幾個月後，又照放射線，日漸消瘦之外，頭髮也跟著掉落，後來又因為病症侵襲神經，而完全無法行走，必須使用輪椅。每一次去他們家上課，看到她的景況，都讓我心糾結成一團，難過不已。兩星期前，到了他家樓下，我照例打電話請孫子下樓來幫我開門，沒想到電話沒人接，對講機也無人回應。我整個人僵在那裡，非常不好的預感。試打了爺爺的手機，他一時完全沒認出我是誰，聽他的聲音微弱渺遠，很是消沉，才知道他們都在醫院，奶奶當天早上因為發燒狀況危險，緊急送醫。我真的是心焦如焚，很想趕去醫院探望，又怕打擾。真怕見不到奶奶最後一面了。幸好後來只是虛驚一場。奶奶隔天便要求出院回家。接下來那次上課，家裡多了張醫院的病床，奶奶躺在大床中間，更形瘦弱，我握著她骨瘦如柴的手，什麼安慰的話都擠不出來，眼淚差點掉下來。可是意志力堅強如鐵的奶奶都還在笑呢，我怎能哭，只能打起精神上課，也算是給孫子及爺爺一個精神支柱。上課途中，兩名護士到家裡打針換

藥，我趕緊跟孫子換位子，不讓他直視奶奶的身影，還故作鎮定，沒事人似的繼續低頭上課，我知道我不能停，不能抬眼看，不能分心去想，怕一不注意，那個會當場崩潰的人可能就是。看著奶奶的現況，大家都不敢抱太大的希望，可是沒有人願意相信命運。如果四年前她能逃過一劫，這一回為什麼不呢？教書教到建立起有若親人般的感情，真的不是常有的事。只不過關係愈緊密，痛就愈深刻。「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」這句話，把師生關係的密切用親情來比擬，果然是其來有自，一點也不誇大了。

## 分享生命故事的喜悅

教書的確是我鍾愛的工作，雖然華語教學跟我的所學並不算完全扣合，也不是我想一輩子做下去的領域，但是如果領域換成了自己的專業文學，我倒是可以長長久久心甘情願教下去。教學相長，在教的同時其實老師也不斷地學習成長，與學生的互動，和一般公司員工間的相處畢竟不同，多了分赤裸誠摯，還多了許多牽絆。這麼多年來，學生教會了我如許多生老病死的人情世故及人生功課。我只是幫助他們在華語學習上長進一些，他們卻與我分享了那麼豐富的喜悅、驚奇，也教會我接受人生的缺陷，面對不足該有的包容及豁達。那麼多的互動與生命故事，都緣於師生情誼。常常有學生對我說「謝謝！」，可是今天，藉由這篇小文，我只想謙遜地對所有我教過的學生表達感激之意，也對他們說聲：「謝謝！」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